

精摇短摇散摇文

抒摇情摇小摇品

《散文选刊》／编选

王剑冰／主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精短散文 王剑冰主编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

陈星苑原图景缘原图景

I 王… II 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王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1111 号

书摇摇名：精短散文·抒情小品

主摇摇编：王剑冰

责任编辑：曼摇慢

装帧设计：红十月工作室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北京金台西路 10 号，邮编：100020）

经摇摇销：新华书店

印摇摇刷：河北永清金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摇摇本：16 开

字摇摇数：20 万

印摇摇张：8

印摇摇次：201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摇摇号：陈星苑原图景缘原图景

全套定价：20.00 元（本册 10.00 元）

编者的话

实际上，这是一部精短美文作品集。在当代散文大的概念里，精短美文是散文里面的最精粹的部分，也是最纯美的部分。这一部分原本就是散文的主要根系，后来才蓬勃出了当今散文的大树。之所以名之曰《抒情小品》，是抓住了两个特点，一是短小，一是以情为主。

凡文必以情取胜。抓住了短小，又抓住了情，这个集子就有了特色。说起来，抒情小品是难写的，它要求要以最简洁的文字、最真挚的感情写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历所感。我们在学校课本里所读到的名家的散文，基本上就属于这类作品。由此也说明了一个道理，检验一个作家写作水准的，当是看他能否写好这样的美文。

在这部集子里，我们就选取了大批名家的作品。由此也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学习、研究的范本。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他们对生活、对大自然、对动物等不同的感怀和精美的文字，从而陶冶其中、感怀其中并得益于其中。

目 录

粤辑谣拾叶者言

摇摇人也一样，不一定轰轰烈烈，但也会有自己一生中那碧绿碧绿的蓝天，那丝丝缕缕的云霞，那习习均匀的和风，那淅淅沥沥的细雨，那灿烂辉煌的日子里，曾与阳光共舞的回忆。

哈尔滨之春	刘白羽 轱
进山东	贾平凹 轱
阳关雪	余秋雨 轱
岳阳楼远眺	林摇非 轱
筏摇子	袁摇鹰 轱
一条鱼顺流而下	谢摇冕 轱
小号在呼唤	张守仁 轱
拾叶者言	李国文 轱
音乐的航船	赵丽宏 轱
香山明月	潘旭澜 轱
登摇临	卞毓方 轱
晋摇祠	梁摇衡 轱
七月的雷雨	刘成章 轱
银灰色的草原	田中禾 轱
重读云南	雷摇达 轱
云摇赋	孙摇荪 轱
高原雪	高洪波 轱
蝴蝶也会哭泣	谢摇冕 轱
拉萨的天空	王宗仁 轱

月辑摇染绿的声音

摇摇大森林的宁静固然会使人坠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孤独和虚空当中。而这染了绿的声音，却让人感到一种生命的快意和心灵的悸动。

延安记事	朱增泉 轱辘
花	吴冠中 轱辘
结同心于天都	杨闻宇 轱辘
喜忧楚玛尔河	王宗仁 轱辘
钟情大西北	石摇英 轱辘
沉摇船	高洪波 轱辘
等摇雪	唐摇敏 轱辘
我读“东方天书”	梅摇洁 轱辘
坝上月	张庆和 轱辘
见到墓地	阎连科 轱辘
凝望夜空	野摇鹰 轱辘
深秋季节	左摇夫 轱辘
观云记	王忠瑜 轱辘
染绿的声音	徐摇迅 轱辘
心摇烛	鲍尔吉·原野 轱辘
弯着的腰	索伊拉 轱辘
鸟的建筑	苇摇岸 轱辘
霍去病墓读石	韩若春 轱辘
云南的蘑菇	彭荆风 轱辘
凌晨的美丽	陈所巨 轱辘

悦辑摇对一朵花的微笑

摇摇这不容易开一次的花朵，难得长出的一片叶子，在荒野中，

我的微笑可能是对一个卑小生命的欢迎和鼓励。

没有留住的	冯积岐 猿
致一千年过后的你	王开林 猿
对一朵花的微笑	刘亮程 猿
日落滑铁卢	林摇彬 猿
草原散章	楚摇楚 猿
地图上的中国	彭摇程 猿
灞柳凄迷	潘向黎 猿
关于一只鸟儿的纪念碑	马摇莉 猿
被温暖照亮	赵摇玫 猿
绝版的周庄	王剑冰 猿
冬天素描	王小军 猿
走进香格里拉	李锦华 猿
落摇日	鲁先圣 猿
国门眺望	萧重声 猿
秋天里的日常生活	黄摇海 猿
淌过大地的生命河	刘晓平 猿
艺术的本性	丁摇一 猿

阅辑摇闲坐清溪听水声

摇摇你专注而沉默，平和而心静，不知不觉中，一具凡骨俗胎竟有仙风道骨的飘渺，竟顿悟出一直牢记在心的“来者莫忙去者莫忙且坐坐光阴不为人留；功也休急利也体急再行行得失无非天定”这副对联的深蕴意境。

有月亮的晚上	王连明 猿
夜来春	葛昌永 猿

俯瞰的美感	杨世膺 辑
陕北告诉我	银摇笙 辑
花的随感	朱谷忠 辑
家园落日	莫怀戚 辑
伞	柴摇薪 辑
割麦的时候	张摇钧 辑
闲坐清溪听水声	黄静芬 辑
寒冷的味道	黄明山 辑
天使的背上丢了翅膀	张摇洁 辑
风花雪月的故事	孙瑞雪 辑
太阳落山之前	莽摇汉 辑
油菜花开的季节	刘舰平 辑
春起田园	谢子安 辑
伫立西湖畔	傅德岷 辑
蓬莱歌吟	左摇夫 辑
红岩听雨	晓摇荷 辑
草原斯琴花	张永枚 辑

辑摇白的是雪

摇摇对于爱情，一般人很少有发言权，深奥的东西，细细体会，别轻易说出来，失了原味。

放摇筏	鹿摇子 辑
水摇系	杨世芳 辑
长城秋雨多	贾宝泉 辑
家摇园	廖华歌 辑
一分钟的音乐	修宏宇 辑
风摇箏	雪摇潇 辑

沿着河流	刘少辉 辑
走进田间	张之奎 辑
白的是雪	杜文辉 辑
来世我愿意做托斯卡纳的一棵树	陈丹燕 辑
山的风格	谷世泰 辑
笔尖分娩出的声音	张绍民 辑

云辑摇花开的声音

摇摇若是这个答复表示同意，而你也能够以一种坚强、单纯的
“我必须”来答对那严肃的问题，那么，你就根据这个需要去建造
你的生活吧！

蒲津渡	和摇谷 辑
庐山观云	张绪佑 辑
地狱之门	张燕玲 辑
乡土的寓意	杨启刚 辑
秋雨摇秋花摇秋虫	吴茜蓉 辑
融入自然	谢摇湘 辑
鸟群	高亚平 辑
水之怀古	曹摇蓉 辑
在山地晒太阳	阿贝尔 辑
南阳盆地	汗摇漫 辑
夏日白洋淀	刘世琼 辑
花开的声音	彭君昶 辑
看摇马	关摇宏 辑
鲜花絮语	张绍民 辑
听雨的奢侈	林如求 辑

粤辑摇

拾叶者言

摇摇人也一样，不一定轰轰烈烈，但也会有自己一生中那碧绿碧绿的蓝天，那丝丝缕缕的云霞，那习习均匀的和风，那淅淅沥沥的细雨，那灿烂辉煌的日子里，曾与阳光共舞的回忆。



摇摇这像浓茶一样的空气，令人心旷神怡。

哈尔滨之春

□刘白羽

冰冻的松花江溶解了。

一夜之间，春风吹暖了黑土地。从遥远遥远的地方传来布谷鸟的鸣声，天空那样静，大地那样静，白桦林像给清水洗过一样，每棵树都潮呼呼、湿淋淋的，桦树皮白里泛青，青里泛白，它预示着万物萌生。忽然，我看见一片赤裸的地面上，开满了浅蓝色的野菊花，就像从空中落下一片蓝色的彩霞，我两眼一下明亮如火，不顾两脚陷入泥泞，我采了一束野菊捧在手上。野菊吐出淡淡的、淡淡的芳香，纤细的花瓣、鲜艳的颜色、娇嫩的生命，带来了多么美好的春天呀！我偶然间把一根花梗含到嘴里，先只感到一股泥土味，嚼了几口才品出微微苦涩、微微香甜的药味。大自然是多么坦荡无私而又多么神奇奥妙呀！它生长了万物，万物又点缀了自然，使它那样鲜活、那样美丽。这像浓茶一样的空气，令人心旷神怡。

冬天悄悄从哈尔滨逝去。

当我沿着中央大街走到松花江边时，突然，一种沉闷的轰隆声传来。我惊奇地向四下眺望，寻不到声音从何而来。是天上？是地下？声音十分威严、十分冷峻，地老天荒、沧海桑田，令人有一种恐惧之感。我立在江边堤岸上，发现这声音来自江上，就在这偶然一念之间，我目睹了松花江开江的惊人的场景。随同这隆隆声由远及近，由小而大，一刹那，仿佛天昏地暗，只见那整条青铜色的冰冻的大江，在颤动、在战栗，我一下子听到我所立的岸脚下，就像踩玻璃碴似的，冰冻发出一连串细碎断裂的声音。这是多么严酷、多么狂暴的震动呀！突然间，江心的冰面开了，看起来，似乎在同一瞬间，这条江从遥远的上游一直到我的面前都在动荡，在动荡，

而后在沉闷的隆隆声之上发出惊雷般的爆炸。一种欢跃之感从我心底油然而生。啊！春天！你这温暖而柔和的春天，经过母亲生产婴儿般的那一刹那苦难，发出动人心魄的婴儿的啼声……是的，一个春天就这样诞生了！开始，我看到江中心青色的大冰块在崩裂，无数冰块森然矗立，而后从那断裂之处涌出黑色的巨流，像黑压压倒塌的城墙一样，汹涌而来，澎湃而至，整个江面裂成无数冰块。那白茫茫的冰块，在急流漩涡中冲击而下。浩浩荡荡的大江在放声高唱，冰凌你撞我我撞你，你推我我推你，旋动着清脆而嘹亮的咔咔——咔咔声。我把帽子攥在手上，一任江上吹来的寒风把头发吹得嗖嗖飘动，我敞开衣襟，让我的胸膛承受着猛烈而又温柔的春天——我的心庄严极了、肃穆极了，我的两眼发出雪亮雪亮的光芒，我的心胸一下扩张开来，我伸长两臂紧紧和大自然之魂拥抱。透过这第一次动荡的江流，我仿佛看到长白山的冰峰雪岭，我仿佛闻到山上那莽莽原始森林的气息。松花江像一阵天风从长白山上飘然拂下，经过桦树林子，汇成松花湖，而后一直流去……就在这儿，在这开江的日子，显示了宇宙的无穷的暴力，大自然的无穷的暴力。水卷着冰，冰冲着水，这是苍天的血、大地的血，这是苍天的呼啸、大地的呼啸，我从中领略着大自然的神奇、雄伟的美感。当大江漂流而下，我忽然觉得天也明了、日也亮了，黑色的激流冲出蓝色的巨浪，蓝色的巨浪冲出白色的冰凌。就在这时，我的温暖的面颊上忽然感到一阵凉沁沁的湿度，我一下惊住了，这是什么？但又猛然醒悟过来，这是春天，从江面上旋来的春天，它不是清风只是气浪，多么美好的春天，在哈尔滨降临了。





摇摇我需一副好的眼力去看花开花落，看云聚云散，看透尘世的一切。

进摇山摇东

□贾平凹

第一回进山东，春正发生，出潼关沿着黄河古道走，同车里有着几个和尚——和尚使我们与古代亲近——恍惚里，春秋战国的风云依然演义，我这是去了鲁国之境了。鲁国的土地果然肥沃，人物果然礼仪，狼虎的秦人能被接纳吗？沉沉的胡琴从那一簇蓝瓦黄墙的村庄里传来，音绵长，和那一条并不知名的河，在暮色苍茫里蜿蜒而来又蜿蜒而去，弥漫着，如麦田上浓得化也化不开的雾气，我听见了在泗水岸上，有了“逝者如斯夫”的声音，从孔子一直说到了现在。

我的祖先，那个秦嬴政，在他的生前是曾经焚书坑儒过的，但居山高为秦城，秦城已坏，凿池深为秦坑，自坑其国，江海可以涸竭，乾坤可以倾侧，惟斯文用之不息，如今，他的后人如我者，却千里迢迢来拜孔子了。其实，秦嬴政在统一天下后也是来过鲁国旧地，他在泰山上祀天，封禅是帝王们的举行，我来山东，除了拜孔，当然也得去登泰山，只是祈求上天给我以艺术上的想象和力量。接待我的济宁市的朋友说：哈，你终于来了！我是来了，孔门弟子三千，我算不算三千零一呢？我没有给伟大的先师带一束干肉，当年的苏轼可以唱“执瓢从之，忽焉在后”，我带来的惟是一颗头颅，在孔子的墓前叩一个重响。

一出潼关，地倾东南，风沙于后，黄河在前，是有了这么广大的平原才使黄河远去，还是有了黄河才有了这平原？哐啷哐啷的车轮整整响了一夜，天明看车外，圆天之下是铅色的低云，方地之上是深绿的麦田，那里有紫白色的桐花那里有村庄，粗糙的土坯院墙砖雕的门楼，脚步沉缓的有着黑红颜色而褶皱深刻的后脖的农民，和那叫声依然如豹的走狗——山东



的风光竟与陕西关中如此相似！这种惊奇使我必然思想，为什么山东能产生孔子呢？那年去新疆，爱上了吃新疆的馕，怀里揣着一块在沙漠上走了一天，遇见一条河水了，蹲下来洗脸，将馕抛向河的上游，开始洗脸，洗毕时馕已顺水而至，拣起泡软的馕就水而吃，那时我歌颂过这种食品，正是吃这种食品产生了包括穆罕默德在内的多少伟人！而山东也是吃大饼的，葱卷大饼，就也产生了孔子这样的圣人吗？古书上也讲，泰山在中原独高，所以生孔子。圣人或许是吃简单的粗糙的食品而出的，但孔子的一部《论语》能治天下，儒家的文化何以又能在这里产生呢？望着这大的平原，我醒悟到平原是黄天厚土，它深沉博大，它平坦辽阔，它正规，它也保守而滞积，儒文化是大平原的产物，大平原只能产生出儒文化。那么，老庄的哲学呢，就产生于山地和沼泽吧。

在曲阜，我已经无法觅寻到孔子当年真正生活过的环境，如今以孔庙孔府孔林组合的这个城市，看到的是历朝历代皇帝营造起来的孔家的赫然大势。一个文人，身后能达到如此的豪华气派，在整个地球上怕再也没有第二个了。这是文人的骄傲。但看看孔子的身世，他的生前凄凄惶惶的形状，又让我们文人感到一份心酸。司马迁是这样的，曹雪芹也是这样，文人都是与富贵无缘，都是生前得不到公正的。在济宁，意外地得知，李白竟也是在济宁住过二十余年啊！遥想在四川参观杜甫草堂，听那里人在说，流离失所的杜甫到成都去拜会他的一位已经做了大官的昔日朋友，门子却怎么也不传禀，好不容易见着了朋友，朋友正宴请上司，只是冷冷地让他先去客栈里住下好了。杜甫蒙受羞辱，就出城到郊外，仰躺在田埂上对天浩叹。尊诗圣的是因为需要诗圣，做诗圣的只能贫困潦倒。我是多么崇拜英雄豪杰呀，但英雄豪杰辈出的时代，斯文是扫地的。孔庙里，我并不感兴趣那些大大小小的皇帝为孔子树立的石碑，独对那面藏书墙钟情，孔老夫子当周之衰则否，属鲁之乱则晦，及秦之暴则废，遇汉之王则兴，乾坤不可久否，日月不可久晦，文籍不可久废啊！

当我立于藏书墙下留影拍照时，我吟诵的是米芾赞词：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以前，既无孔子；孔子之后，更无孔子。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出得孔府，回首府门上的对联，一边有富贵二字，将富字写成“𡗗”，一边有文章二字，将章字写成“𡗗”。据说“𡗗”字没一点，意在富贵不



可封顶，“幺”字出头，意在文章可以通天。唏，这只是孔子后人的得意。衍圣公也是一代一代的，这如现在一些文化名人的纪念馆，遗孀或子女大都能当个纪念馆长一样的。做人是不是伟大的，先前姑且不论，死后能福及子孙后代和国人的就是伟大的人。孔子是这样，秦嬴政是这样，毛泽东也是这样，看着繁荣富裕的曲阜，我就想到了秦兵马俑所在地临潼的热闹。

在孔庙里我睁大眼睛察看圣迹图，中国最早的这组石刻连环画，孔子的相貌并不俊美，头凹脸阔，豁牙露鼻。因父亲与一个年龄相差数十岁的女子结婚，他被称为野合所生，身世的不合俗理和相貌的丑陋，以及生存困窘，造就了千古素王。而秦嬴政呢，竟也是野合所得。有意思的是秦嬴政做了始皇，焚书坑儒，却也能到泰山封禅，他到了这里，不知对孔子作何感想？他登泰山天降大雨，想没想到过因泰山而有了孔子，也可以说因孔子而有了泰山，在泰山上他能祀天，是而得以武功得天下又以武功守天下吗？

我在泰山上觅寻我的祖先遇雨而避的山崖和古松，遗憾地没有找到这个景点。听导游的人解说，我的祖先毕竟还是登上了山顶，在那里燃起了熊熊大火与天接通，天给了他什么昭示，后人恐怕不可得知，而事实是秦亡后，就在泰山之下，孔庙孔府孔林如皇宫一样矗起而千万年里香火不绝。孔子就是五岳独尊的泰山吗？泰山就是永远的孔子吗？登泰山者，人多如蚁，而几多人真正配得上登泰山呢？我站在拱北石下向北面的峰头上看，我许下了我的宏愿，如果我有了完成夙命的能力和机会，我就要在那个峰头上造一个大庙的。我抚摩着拱北石，我以为这块石头是高贵的，坚强的，是一个阳具，是一个拳头，是一个冲天的惊叹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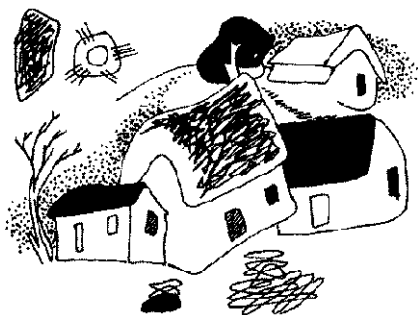
古人讲：登泰山而一览众山小。周围的山确实是小的，小的不仅仅是周围的山，也小的是天下。我这时是懂得了当年孔子登山时的心境，也知道了他之所以惶惶如丧家之犬一样到处游说的那一份自信的。

我带回了一块石头，泰山上的石头。过去的皇帝自以为他们是天之骄子，一旦登基了就来泰山封禅的，但有的定都地远，他们可以来泰山祀天，也可以自家门前筑一个土丘作为泰山来祀，而我只带回一块石头——泰山石是敢挡的——泰山就永远属于我，给我拔地通天的信仰了。

进山东的时候，我是带一批《土门》要参加签名售书活动的，在济宁

城里搞了一场，书店的人又动员我能再到曲阜搞一次，我断然拒绝了。孔子门前怎能卖书呢？我带的是《土门》，我要上泰山登天门，奠基了还要祀天啊！我站在山顶的一节石阶上往天边看去，据说孔子当年就站在这儿，能看到苏州城门洞口的人物，可我什么也看不见，我是没有孔子的好眼量，但孔子教育了我放开了眼量，我需一副好的眼力去看花开花落，看云聚云散，看透尘世的一切。

怀着拜孔子、登泰山的愿望进山东，额外地在济宁参观了武氏祠的汉画像石，多么惊天动地的艺术！数百块的石刻中，令我惊异的是最多的画像竟是孔子见老子图。中国最伟大的会见，历史的瞬间凝固在天地间动人的一幕，年轻的孔子恭敬地站在那里，大袖筒中伸出两只雁头，这是他要送给老子的见面礼。孔子身后是颜回等二十人，四人手捧简册，而子路头有雄鸡，可能是子路生性喜辩爱斗的吧。这次会见，两人具体说了些什么，史料没有详载，民间也不甚传说，而礼仪之邦的芸芸众生却津津乐道，于此不疲，以至于有这么多的石刻图案。老子在西，孔子在东，孔子能如此地去见老子，但孔子生前为什么竟不去秦呢？这个问题我站在泰山顶上了还在追问自己，仍是究竟不出，孔子说登泰山而赋，我要赋什么呢？我要赋的就只有这一腔疑惑和惆怅了。





摇摇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褪色的青衫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

阳摇关摇雪

□余秋雨

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文官之显赫，在官而不在文，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在官场也是无足观的。但是事情又很怪异，当峨冠博带早已零落成泥之后，一杆竹管笔偶尔涂划的诗文，竟能镌刻山河，雕镂人心，永不漫漶。

我曾有缘，在黄昏的江船上仰望过白帝城，顶着浓冽的秋霜登临过黄鹤楼，还有一个冬夜摸到了寒山寺。我的周围，人头济济，差不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都回荡着那几首不必引述的诗。人们来寻景，更来寻诗。这些诗，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能背诵。孩子们的想象，诚恳而逼真。因此，这些城，这些楼，这些寺，早在心头自行搭建。待到年长，当他们刚刚意识到有足够脚力的时候，也就给自己负上了一笔沉重的宿债，焦渴地企盼着对诗境实地的踏访。为童年，为历史，为许多无法言传的原因。有时候，这种焦渴，简直就像对失落的故乡的寻找，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

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褪色的青衫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

今天，我冲着王维的那首《渭城曲》，去寻阳关了。出发前曾在下榻的县城向老者打听，回答是：“路又远，也没什么好看的，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老者抬头看天，又说：“这雪一时下不停，别去受这个苦了。”我向他鞠了一躬，转身钻进雪里。

一走出小小的县城，便是沙漠。除了茫茫一片雪白，什么也没有，连一个皱折也找不到。在别地赶路，总要每一段为自己找一个目标，盯着一